



| |
|------|
| 74 |
| 6396 |
| 11 |



門 74
號 6396
卷 11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三十六

北平孫承澤著

屯田
戶部

萬厯策衡曰養軍而不困民法莫善於屯田國家原額屯田八十九萬二千七百八十九頃餘今所存六十二萬七千一百九十七頃餘然增損不一在南京衛所南北直隸浙江湖廣福建山西河南廣東廣西山西萬全陝西雲南遼東則有加於昔昔為額二十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三十六

早稻田 大學 2511.7
賤 朱

一萬一千九百四十四今爲額五十九萬三千九百五十五共增三十八萬二千一十一唯在京衛所江西四川貴州則損失舊額舊爲六十八萬八百四十五今爲六萬三千二百四十二共失去六十一萬七千六百零三頃內四川失六十一萬七百四十一其最多者矣昔之養軍自京衛而外共一百七十一萬四千二百八十二今之養軍爲一百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九十四昔之屯糧不可考今之屯糧爲四百三十三萬五千三百七十五石爲銀九萬三千六百一

十兩除京衛外尚有糧四百十五萬五千七百四十八石爲銀六萬一千五百五十三兩京衛之軍向亡其籍考之先臣奏議大約爲四十餘萬南衛之軍亦不可考大約遷鼎以後爲額一十二萬而京衛屯田舊額不過六千三百三十八頃南衛屯田舊額不過九千三百六十八頃卽如舊制每分五十畝收正餘糧二十四石則京衛亦不過三十萬四千二百二十四石必不能供四十餘萬之衆卽南衛之四十四萬九千六百六十四石亦不足供十二萬之衆其取給

於饋運也明矣若夫外衛則不然雖曰爲分不等或百畝或七八十畝然以南衛之法准之每分爲一由每由田實量嘗有七八十畝至寡者亦爲六十五畝則所寬卽寬於分之內而非分有差等也故會典三十五年始定科額每分正糧十二石餘糧十二石科額定則糧可准矣屯之衆雖曰三七四六二八不等而大約爲三七是以三人耕供七人之食也耕者授粟多故得十二石守者授粟寡分得五石一斗四升然此數似不足以養且嘗總計之外衛昔田八十七

萬七千八十三頃應得一百七十五萬四千一百六十六人耕也盡驅其軍爲屯軍亦不可遍況三七乎蓋以四川之屯田爲六十五萬九千五百四十五頃而軍額不過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二必不能人耕四十五頃之地今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法不可考姑置此全蜀則昔額止二十一萬七千五百三十八頃度其糧尙有一千四十四萬二千八百十四石除正糧外尙有五百二十二萬一千四百十二石軍除三分屯種外尙當有一百二十萬人亦非每人四石三斗

餘之所能供也然國初之時不聞有轉運之粟以養軍則所以待軍之法迥縮之故俱可想也今折米之銀大約每石三錢則今之額減昔之額度不過九千萬今之軍視昔一百二十萬之額加不過將十萬昔何以不加派而自足今何以西北歲益年例四百萬東南歲有募兵之餉派民徵商借鹽種種措辦而不給竊嘗思之非法之弊而行法者之弊也屯法之壞一壞於餘糧之免半洪熙行寬大之政命免餘糧六石是捐其半也是時大臣違道干譽不能爲經遠之

計夫舉天下之軍藉食於屯一旦失其半何以足軍國之需再壞於正糧之免盤宣德十年始下此令正統二年率土行之不知正糧納官以時給之可以免貧軍之花費可以平四時之市價可以操予奪之大柄今免其交盤則正糧爲應得之物屯產亦遂爲固有之私典賣迭出頑鈍叢生不可收拾端在於此屯糧日虧徵發日甚不取之此必取之彼易欺者民則倍徵而不以爲苛難制者軍遂棄置而不敢問非法之平也況取者已竭亦將爲不可誰何之人兼軍受

其貧而豪右獨享其利于歷朝以來皆知脩屯法之善卒未有能舉之者徒以疆界難清豪強難抑徵催難整耳愚以清疆界莫如嚴丈量丈量則寸壤不可隱故相以丈量犯江南巨室之怒然國受其利此左驗也抑豪強莫如撫貧弱奪不應得者與應得之人則衆心得而禍不熯矣整催徵莫如調屯官今各督其衛恃爲固有必一以軍政之法分調賢能等其繁簡一有不稱置之重典則人人凜凜不敢刁恣矣然後復正餘糧二十四石之額復上倉交盤之制卽以

今田等之量其人可得粟三千一十萬五千四百五十六石除正糧以食其十之三尚可得餘糧一千五百五萬二千七百二十八石今京軍額不過十二萬南京軍額不滿四萬盡補天下失伍之額不過一百四十六萬除屯軍外不過九十八萬餘用其粟大半足以養矣截長補短盡取給於此更不煩轉輸之勞而歲有兩歲之支苟足九年之蓄則繕險治器皆可取給更以其餘設預備之倉補饑荒之缺軍有餘食民無暴取野無棄土國有積儲雖井田復興內政復

作不能過也但經理之時同拋荒者未免有牛種開
濬之費在邊外者未免有築堡防禦之勞然築堡卽
所以修邊開濬乃所以永利牛種之費止在一時苟
兼行錢法取之裕如不足煩當之慮也若夫齊魯
宋衛秦晉燕趙之墟古之膏腴今爲瘠鄉民惰土荒
以至於此因而開濬教導使如江南無三尺之惰農
無尺寸之棄地不過五年可使富足此愚所嚚嚚而
未敢深言者也

總理屯務僉都御史方孔炤疏竊惟京師者天下之

本也畿甸富強可以抗天下而制其勝今日者非貧
寡之患而均安之難也故術貴變通機惟知恤生節
兩端豈容緩計阜財詰戎宜先自京師始請以兵論
則諸葛亮減兵省將之意爲可師也兵未遽減當練
士著將未遽省當寄有司今畿甸之民差徭太繁鉗
羅又密渙散此離實不忍言以職所聞每畝約納糧
一百七八十文雜差多至三四百文思避無門惟有
投獻而小民之當戶差重疊而無告矣卽聖恩蠲緩
而催徵自如邦本若斯何能泄泄宜嚴敕京兆尹順

真撫按道府細察民隱盡除一切雜差之最苦者力
甦重困大家巨室當茲患難一體均勞屏絕投獻詭
寄之風賦役無私自然樂業然後并免本戶丁徭聽
其每甲訓練鄉勇一名大縣可得六七百人小縣可
得三四百人此皆戶籍可稽不同浮募妙選州縣正
官廉惠勇幹者以當將帥之任每府則脩舉衛政為
府標臨屬縣以聯絡之文不妨兼武衙外不妨予京
衙小縣如殘不妨併入中縣本縣若勁不妨併應隣
縣此所以為固守者大端備矣京營衛屯十有一萬

內堪戰者十之二三耳餘為城兵隨操無益稍為調
劑可積餘糧當事既已得人免操各稍通其德衛所
軍人既充選鋒軍改為兵軍田自在更簡舍餘原備
三十六萬之數有充軍民二差者免其民差可增丁
壯每三十丁抽一其餘助丁銀作糧大約三營與餘
丁共練戰兵三萬所向便能克捷若屯政既裕勁旅
漸增此強國所自始也請以食論則周官遇荒弛禁
和糴之意為可師也聖詔久頒保民興屯二書而效
尙未彰者有其時而無其地有其地而無其人地請

自皇上躬耕藉田之典擴而充之凡上林草場諸禁地西北山諸禁水似可先之勞之利自三倍其間腴土佳泉不下數千頃宜敕該管衙門募屯開種三春一麥便見充盈如難其人則營衛之備兵與罪人之贖作皆可招應而來皇上慨然爲輦下先矣近臣親臣勇於倡義者但能備本別墾荒蕪信行賞格所墾之利仍歸各姓行之蕃庶穀粟自饒矣秋間御前四十萬爲和糴本誠爲至計更宜設法招商寬其權課而後各邊會通有無不窘蓋漕已半耗後運虞阻勢

如草昧創起艱難若復似承平之規遠望轉輸恐不能如願也推行畿內其效逐年而見此富國所自始也今光景已逼振舉在人伏望敕諭宮府內外一體同心各衙門冗員冗食爲公樽節凡一切損傷民心破碎民財者盡與釐剔使百姓忘勞而忘死民心既得兵政自嚴自破自清親上自切次第施爲不外于均安和而已矣

附後唐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吏部尙書李琪上疏曰
臣聞古人有言穀者人之司命地者穀之所生人者

君之所理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為國之急務也軒黃以前不可詳紀自堯堙洪水禹作司空于是定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口一千三百餘萬定墾田約九百二十萬頃為太平之盛及殷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千乘戎馬四千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世比堯舜之朝戶口更

增二千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之前皆量入以為出計農以為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口既以減耗古制猶復兼行按此時戶口尙有二千一百餘萬墾田亦一千八百萬餘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于軍衆戰馬多于耕牛供軍須奪農糧秣馬必侵牛草于是天下戶口止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而與漢比崇及煬帝末年又三分去二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

所見唯魏徵獨勸文皇帝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
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粟斗直兩錢貞觀
至于開元將及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
四百餘萬頃比之近古又多增加所云堯時戶口田
土之數不知何所據錄之備考

畿輔屯丁

萬曆中給事中郝敬疏臣檢閱章奏濟陽衛舍餘李
大用等一本奏爲不費官錢情愿效力以報恩養事
大畧稱畿輔附近濟陽等衛屯牧額兵共四十八萬

願以萬人隨行征倭衆軍自貼糧餉情辭踴躍臣心
疑之夫以征戍遠役不召而自赴又不費官餉曩糧
從役必非人情乃徑瀆天聽豈好事欺罔若此旋訪
其故粵自永樂年間我成祖文皇帝靖難功成剩精
兵四十八萬內將一十二萬選入十二團營餘三十
六萬給賜屯田牧地種納子粒馬價分置七十八衛
於順天府所屬各州縣地方安插俱屬三千營統轄
聽調征勦今二百餘年生齒繁衍游手坐食與民混
雜有司派以馬戶撐船運米等役衆軍以馬戶運米

應屬民差脫卸無計昨者寧夏之役各餘丁議自備糧隨行征勦求免前差未幾寧夏平議遂寢二十五倭奴告警李大用等重復申奏蓋彼以三十六萬之衆止出萬人是三十六人中抽一丁耳以三十六萬衆共餉萬人是三十六家共贍一軍耳又得概免民差圖此便利汲汲上請據臣所聞大畧如此此情若果何憚而不從今東征師老矣可勿復用此惟是遼左空虛枝梧無策合無因羣情爲轉移之計令該部會同新撫臣李植呼大用等面詰前情果無別項

違礙卽于各衛原籍中務要每十名抽一名擬三十六萬原數除六萬作耗外尚可得壯丁三萬人擇令廉幹將領官數員統領前赴遼東住紮開種屯田于存留三十萬中每十名封貼屯兵一名牛種廬舍之費行令所在有司一概免其前項馬戶攆船民差開墾田成卽給本兵爲永業自耕自餉彼無征倭險遠之苦又受田管業愈欣然樂從之恐後矣大率每兵一名納墾田二十五畝內除五畝爲官田每畝量收子粒五六升則此三萬人可墾田七十五萬畝一歲

收官田子粒可八千餘石以備緩急之需至于畫地
經野之法悉聽該巡撫司道官布置考其成功臣嘗
見經畧標下有王宗聖者條陳沿邊井田圖式又有
陳伯懌者言遼東墾田之利皆鑿鑿可行語云狂夫
之言聖人擇焉若其可用便當依仿爲之不可以人
廢言也但各衛兵籍廢壞已久清覈須嚴及有餘丁
規避民差依投勢豪者清查檢舉此一廉幹兵備官
之力不費帑藏不煩轉輸不勞征調因其願赴之人
心蠲其不急之徭役一呼而得勝兵三萬坐收兵食

兩利之效備門庭之警扶肘腋之危何憚而久不爲
此按明初宿重兵於畿輔至四五十萬不費一粒一
芻及中葉而後猶有萬人自備糧糗願効力行間者
後何不振乃爾耶昔人言祖宗之法惟祖宗能行之
豈不信然

陝西之屯

崇禎十年陝西巡撫孫傳庭疏竊博考故牘洪武年
間每軍額地一頃歲徵正糧十二石餘糧十二石盡
行收貯屯倉以正糧按月支給本軍以餘糧支給官

軍糧俸餉不煩轉輸而倉廩充實兵不煩召募而士卒精強法至善也至永樂二十年奉詔減免餘糧六石然正餘一十八石猶然交倉按支法尙未壞也至正統二年以正糧十二石兌給本軍充餉免納免支止徵餘糧六石入倉而屯法大壞矣至後不知何時復將餘糧六石改爲正糧一併免軍免納而屯糧既不入倉屯地幾爲私產莫可究詰矣陝西省下舊四衛因檄行西安府推官王鼎鎮清查除右護衛名隸秦府外先將左前後三衛各地查明酌古準今推情

定法按地起課卽責辦於見今承種之人每上地一頃徵糧十八石中地量免三石下地又免三石每石折銀七錢總計三衛共該起課地三千三百二十七頃零徵銀三萬五千餘兩寬平易從無不翕然相安不呼籲以窘大農不加派以厲子遺疏上上褒嘉之編修吳偉業疏臣嘗觀宋之諸臣慨然以郡縣削弱欲救其敝李綱請以三鎮置帥文天祥請以四閩分都統制今非常之原不可驟開然衛所者高皇帝所以修郡縣之備也事久寢微虛糜廢弱今宜清餉覈

軍甄別世職其不任者汰之以授有功特令大臣典
護一省衛所許其徵辟募僚收召義勇互相唇齒以
壯干陬時不能用
猥荒

崇禎七年戶部疏查得北直河南山陝等處拋荒田
土最多然有額內者原屬軍民有額外者原係曠土
不屬軍民者也以額外言之沙礫斥鹵其中不無可
耕民間自願開墾墾之或未畢力耕之或未獲利官
府隨而起科此科一起便無脫理將來水旱蕪治尙

不可知目前小獲永遠包賠民雖至愚誰肯自貽伊
戚故明明知其有利明明棄之額外難墾全在於此
有如洪武十三年詔陝西河南山東北平等布政司
及鳳陽淮安揚州廬州等府民間田土許儘力開墾
有司無得起科又令山東河南開荒地地永不起科
以此募民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民未有不應者此田
原係額外不必起科但使地無不耕民能藏富朝廷
之利已多此一議當急行者也以額內言之非軍則
民或逃徙他鄉或見在無力田久荒廢而人不敢耕

卽有司募民給帖耕種成熟未幾而本主至矣所在
告訐不奪不休甚或已無本主而本戶爭之已無本
戶而本管里長總旗爭之又或墾出膏腴大收花利
則本地豪勢無不人人爭之而開墾者莫必其命招
徠者反受其謗往往有之額內難墾又全在此有如
洪武初令各處人民先因兵燹遺下田土他人開墾
成熟者聽爲己業業主已還有司於輔近荒田撥補
又令復業人民見今丁少而舊田多者不許依前占
護止許儘力耕墾爲業見今丁多而舊田少者有司

於輔近荒田驗丁撥付以此募民堅如金石信如四
時民又未有不應者此項原係額內不異起科但使
人知恒產竭力耕耘官府之糧自辦此一議當急行
者也至於清查隱占屯地宜首正疆界巡行阡陌按
地畫圖從某至某有田若干屬某衛所係某旗軍管
種只以見在著業爲主方一里刻一石記其界址分
其弓口錄其戶名通徧各處如此清查而屯之實地
實籍舉在於此不必問簿書也比至夏秋成熟又復
巡行按圖履畝此某某之屯果成熟者曾否納糧完

則已否則立追果荒蕪者有無水旱災則已否則必
究通徧各處如此覆覈而屯之實成實虧舉在於此
亦不必問簿書也如此清查覆覈果係著業而耕種
勤納糧早者量行獎賞且獎賞其衛所之官名在籍
中而無力耕種虛占拋荒者勒令退出另召軍民給
帖開墾永爲己業且罰治其衛所之官則隱占未有
不清荒蕪未有不墾者矣不然屯在阡陌而求之於
簿書屯在山谷而了之於衙署抄謄冊籍積習相蒙
何時而破且纔有更端告訐因之而起奸豪肆騙良

善人人自危甚則激變者有之矣又查得萬曆七年
山東巡撫趙賢議青萊登三府海島二十餘處熟地
八千餘畝令海防官軍往來耕食免納租稅二十餘
年又該巡撫鄭汝璧請撥登州軍兵渡海北長山諸
島畫畝耕種收穫糧食運至郡治抵充軍餉三十三
年長蘆巡鹽御史徐元正議山東島田開墾成熟已
計萬餘今長蘆各場草場沿海一望無際乞要責成
天津道專委分司徧歷各場不拘祖地無主荒地召
募盡力開墾每頃每年止納課鹽四引有奇給與印

帖永爲已業又令墾地之家抽壯爲兵聯以保伍訓
以武事無事兼捕盜賊有事驅之戎行俱經本部覆
准施行此則登津往例今應查責兩處司道照此處
置兵屯聽其自耕自食如不能行則此兵百無一用
斷乎當撤毋令兩地虛糜新餉歲至二十餘萬也
古時軍國之需仰於西北而有餘今也軍國之需益
以東南而不足蓋地有遺利應墾而不墾民有餘力
宜務而不務此其本之失也夫濟兗之地非古井田
之區三代所倚以給軍國者乎今荒漠漠彌望邱

墟至於京畿之間亦復如是而各邊之地可知已大
抵官非其人理非其要膏腴之區貪併於巨室磽确
之地荒失於小民而屯田壞矣務貪多者失於鹵莽
困賦稅者一切拋荒而農業墮矣所謂地有遺利民
有餘力此之謂也沿邊諸郡宜倣趙充國屯田故事
兼以晁錯募民耕塞下之議參酌損益選京官之識
見明達幹望精密者分督其事段界坵畫區析畝分
閱其強壯優其食給隨地所宜務力於農乘其餘閒
課之騎射昔韓重華之在唐釋罪吏耕邊田歲償官

道四十萬斛又募人爲屯田歲省度支千三百萬軍
不病饑寇不爲害韓愈稱之以爲兵農兼事務一而
兩得至於腹內西北諸路必得如漢之趙過方信臣
國初之陳倫其人者分方經理相原隰之宜立旱澇
之備定肥瘠之區實稅賦之額居止而作者使循其
舊流亡而復者各歸之田湖蕩之間可以水耕者則
引水鑿渠高衍之地可以陸種者則分疆定界務使
人各歸農農各力田地各樹藝藝各得力天下而不
長治久安未之有也

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
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地有遺利中原士
民扶攜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
之人盡田荒閒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
資中興可見今稱財賦之區者昔固曠土也

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
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
也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
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

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蓋以此地朝廷國計所資故也若不曲爲經理恐如往昔膏腴仍變爲荒閒天下事不可言矣

從來大臣未有不留心民事而可爲大臣者他不具論如元相王鶚因懷孟路勸農官王秉中入朝卽訪問枋口去路六十里屬濟源縣所開水利卽今溉田幾何秉中曰水舊名古秦渠蓋魏末司馬孚創脩至隋盧賈復開治唐太和間河陽節度使大加疏導漑河內河陽溫濟武陟五縣民田五千餘頃宋天聖初

枋堰始壞至是秉中復爲起廢又云初興役時掘地丈餘得栢枋數下段樞曰枋口豈因是得名乎觀相國亟以民事爲問而任事者對荅詳明如此俱可以爲後世法

畿輔墾田

葉春及疏臣嘗讀司馬遷所爲貨殖傳列致富人十數家具道鹽鐵冶丹穴危苦之事與王者埒家不訾津津矣及敘白圭觀變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必以李悝務盡地力先之然後知遷傷切於世憤其所

爲末作濫而本業衰也故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此
豈昧於大較悅奇勝惡治生之正道哉些處之人負
郭千頃荒蕪不治持籌執筭以爭刀錐指計僮奴扼
吭而誅其入所謂舍萬金之產而行乞於市也土田
當闢古今諸儒具有論著大者在唐鄧汝穎陳蔡許
維荆襄淮楚間臣未敢論畿甸中古者畿內謂之
甸服粟米總種於是而出所以省輸將便資給也國
家建都北平古爲燕國燕故諸侯宮闕城郭之壯麗
玉帛會同之輻輳百官萬民之殷庶何敢仰望萬一

然自文公以後立於疆國之間北迫蠻貉南拒齊晉
又嘗帥師爭馳中原乘勝逐北翱翔千里之外此其
爲費非微細矣蘇秦入燕時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
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卽今畿內東
西所至視昔雖狹而南有渤海鉅鹿至於邯鄲濮陽
蓋兼齊趙之地長短相互實亦當之昔者織悉出於
其國而今盡仰江南非所以富國息民也蘇秦謂燕
足以粟粟支數年不言杭稻之事豈非人謀地利
漸乃出哉臣觀往牒何承矩耕水田於河北虞集議

海田於京東脫脫大興營田西自西山東至遷民鎮
南起保定河間北抵檀順皆從司農佃種欣慕之焉
水泉陂塘之迹門堰捍築之方召募教授之法器具
工作之資蜃蛤粟米之富燦然可觀也按成式法往
智數歲之後其效立見此與轉吳會漕潞渚功相十
利相百矣窮山澤計毫毛取贏萬里而直千里之內
棄而不收甚可惜也然出數十萬緡以爲利本而取
息于數載之遠非富厚之家不能貧者一日之入尚
不足一日之用而何暇思乎其他蘇轍有言曰賈人

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不以其所以謀
朝夕者爲之也取諸其不急之處指鹽鐵等今內帑
金有未用者所謂不急非耶且富人之出錢也度其
能償且在且夕而後貸之興水利闢草萊亦且夕可
償者也雖然事議非難任難任非難用難用非難成
難夫天下之人每病太怯不敢任事事偶相值謾然
受命而不自量上雖用之常有輕之之意及其未成
而奪其業古之君子先量其身而又要乎其君君能
用之則受命而不辭不能用之不敢一日苟然以試

而君亦專責之事終以濟故足述也方冊遐矣成化
中都御史原傑經理鄖陽不可稱哉荆襄迤西沃壤
千里蓬蓬蒿萊實盡其利籍流民墾曠土得戶一十
二萬君相委心豪傑效職亦千古之概也今朝廷之
上望治如渴天下之大獨無一人可使乎抑洪武初
天下土田八百四十九萬頃至弘治已失其半近日
司農所入又多訕焉不耕之田固不少矣獨畿內哉
藩府州縣雖有農官孰爲朝廷任事者富強之道在
任用矣

徐貞明西北水利議當今經國訐謨其大且急孰有
過於西北水利者乎雖然概而行之則效遠而難臻
驟而行之則事駭而未信蓋西北皆可行也蓋先之
於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蓋先之於京東永平之
地京東永平之地皆可行也蓋先之於近山瀕海之
地近山瀕海之地皆可行也蓋先之數井以示可行
之端則效近而易臻事狎而人信又恐其難於遙度
也則又畏糧屬二三解事者走永平傍海近山之境
相度而經畧之既得其水土之宜疆理之詳始信其

事之必可行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今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水利尤易易也予所屬二三解事者蓋遍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爲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始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脩舉以兆其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莊平峪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莊三河縣之唐會莊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崖營城西則有白

馬泉鎮國莊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蠶姑廟湧泉成河與灤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莊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是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

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莊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清莊塢導河可田後湖莊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則關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於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何至連阡以棄鞠爲茂草乎至於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

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萑葦彌望而繫名於勢族然葦之利微卽勢族亦無厚入於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於葦卽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人勢家亦何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欲舉其議而行之茲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

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於瀕海則先之
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夫事有
小用則宜大則局而不通大用則宜小則窘而難布
茲其試之一并究之天下無不利者事有且夕計功
而遠猷不存積久考成而近效難覩茲其暫之歲收
久之永賴無不利者特肇端於京東數處因而推之
西北一歲開其始十年究其成而萬世席其利矣
左光斗屯田水利疏萬曆四十七年屯田御史左光
斗題爲足餉無過屯田屯田無過水利懇乞聖明申

飭當事着實舉行以濟急需以圖永賴事臣幼聞父
老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
而無其人旣候命闕下間取農書水利及古人已試
陳迹畧一講求頗得大意適承乏屯牧耕當問奴此
其職已方今東事正興籌邊無策十八萬枵腹之兵
待八百萬畫餅之餉催外解之檄如火而不可得來
求內解之涕如雨而不能得去止有漕運一脉而民
力已竭加以旱乾水溢接濟不全河竭海漂種種難
測其他意外之事中梗之患且未忍言若不汲汲講

三年九年之儲而局局爲不終朝不終夕之計臣愚不知其可蚤夜以思只有屯田可以救急而今之屯田者不過按籍徵糧期於及額而已間有隱占多不可問然亦不必問也惟是西北不患無地而患不能墾以臣所聞京以東畿以南山以東兩河以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十里高者爲茂草窪者爲沮洳豈盡其地利哉特不墾耳其不墾者苦旱兼苦澇也其苦旱與澇者唯知聽命於天而不知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有道於此

使上之不爲魃而下之不爲魚相反而相爲用去全害而得全利何憚而久不爲此謹陳上屯田水利三因十四議惟皇上採擇焉其一曰因天之時五行之用誰能去水三江震澤禹貢所稱厥土塗泥厥田下下昔之汙萊今之沃壤何常之有邇見堯蒲魚鱉蜃蛤之屬到處有之自南而北風氣固然而謂水偏利在南偏害在北火耕水耨缺五行之二名曰誣天其一曰因地之利引漳溉鄴渠鄭富秦龍首渠漢世尤盛民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

卷三十六
三
豳河源如昨地脉未改而謂水偏利在古偏害在今使瓠子之歎長興宣房之績不顯名曰誣地其一曰因人之情南人惜水如惜血北人畏水如探湯習固使然亦未見其利耳翟方進壞陂而黃鵠之怨興召杜開陂而父母之歌作有之以爲利死且不避近日京東一帶多所開濬浸浸已見其利所在州縣亦知有爭水者矣臣私喜之而謂水不宜北北不慣水拂耕鑿之情而失田民之利名曰誣人禹功明德惟是平水土濬溝洫而已未有不治河而洽田者支流既

分而全流自殺下流既洩而上流自安無昏墊之害而有灌溉之利此濬川之當議也沿河地方噉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滙委是不一水陂塘堤堰是不一用或故迹之可尋或方便之可設工力多者官爲量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之處不必鑿空尋訪以蹈卽鹿無虞之戒則疏渠之當議也秦漢之世鑿地爲港掘地爲井汲而得灌以一畝一鍾卽東南地高水下車而溉之上農不能十畝北方水與地平數十頃直移時耳事半功倍難易懸殊則引流之當

議也河流漸下地形轉高遠引不能平引不可將若
之何其法開河設壩以壅之大約如曩沙之意或壅
二三尺或壅四五尺然後平而引之水與壩平流從
土度遞流而下節節壅之亦復如是蓋不能俯地以
就水而惟升水以就地支河淺流最宜用此卽如滏
陽一河發源以至出口約七八百里得其利者僅一
二縣餘皆以低下棄去不曉此法故也則設壩之當
議也蓄洩不時泛溢爲害加以秋水時至百川灌河
壞民禾稼蕩民廬舍往往有之惟於入水之處設一

門以時啓閉旱則開之澇則塞之出水之處反是此
建閘之當議也沿山帶溪最易導引山水暴漲沙石
壓衝再行挑洗勞費不償其法順水設陂以障之用
支河不用河身又以上漑身聽其下行此設陂之當
議也而必概種秫稻恐不素習得利轉微隨其高下
聽其物宜宜梁宜菽宜蕒宜芋宜蔬惟意所適總之
水源一開灌旱地之利勝水田之利一倍每畝之值
亦增價三倍漸漸由而不知通而不倦而焦原盡澤
國矣則相地之當議也春夏澆灌芻蓄水少秋冬無

所用之當苦水多儲有餘以代不足法用池塘澆澆
以積之既可儲水待旱兼可種魚蒔蓮每見南方百
畝之家率以五畝爲塘水不勝用利亦如其畝之所
入何不做而行之而五家一塘或十餘家一塘居然
同井遺意而築塘尤易于浚井但期築做如法可以
注水不漏惟原窪下之處不必另設則池塘之當議
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必用南人而南人寧爲農夫
不欲爲農師北地徭輕江南役重以走私如鶩之情
乘避徭如虎之勢吾土雖美樂郊可適但晉爲律令

永爲世業不得一二年後卽行告奪將負耒而來爭
先恐後舉錫爲雲決渠爲雨此之謂也則招來之當
議也四民之業迭相爲用南方士子不得志有司則
棄爲胥吏舞文犯科往往此輩若倣漢世力田之科
令墾田若干畝許令占籍而又不礙地方本額且令
官司與之講明小學如胡瑗之教授門人不猶愈于
白錙而嚮青衿者乎蓋先師與后稷並位勝與倚頓
爭坐也則力田之科當議也虞文靖公建議于元泰
定之時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長

千夫百夫亦如之今其意可師也若令各屯衛所官軍及經歷俱以墾田多寡加級雖格外之勞來實本等之職業於計甚便今議者動抑豪強防其兼并不知富者樂耕則貧者轉貸徂得地無曠土土無遺稅何妨勸戚貴近大賈富商駢集而來徒豪實塞實用此意則募富開爵之當議也宋巡行使者分道四出民苦不便蘇軾力非之而治杭之日脩治西湖欲天下盡興水學毋亦行之介甫則不善行之文忠則善耳今水利之術猶設而勸農之義無聞至於有司多

所不解但得撫道而下個個得人又皆講求之熟路已試之成事如懷隆靖虜河內磁州海島先後諸賢分滿布列彼此呼應官無添設之煩民無追呼之擾稽人成功田畯至喜則擇人之當議也天津一處舊撫汪應蛟墾水田八千畝設兵二千用充額餉今援遼千名卽八千畝多蕪且有申言種穀不如取葦者廢興由人良可浩歎誠得練習明作一將官領兵數千屯之而天津一帶不足墾也水平負山瀕海擇官而墾亦如之附近關外得穀一石足抵漕之五石且

屯且練用備不虞則擇將之當議也或者曰游惰之
軍不任耨鉏是不然近見出關穀觶之狀視關內如
春臺壽域若練其老弱使盡力南畝死且不憾而又
計田行賞比於得級如宋給事廖剛之策其言曰執
耒之勞較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夫驅之戰與驅之
耕臣固知其必悅也則兵屯之當議也臣所言者止
於臣屬耳由畿輔而九邊由關內而關外豈乏充國
其人又豈乏武侯子儀其人而坐令金城祁山河中
之饋爲千古絕盛哉此數議者不煩公帑不勞民力

而又皆田里樹畜老農常談無甚高論舉朝皆言其
可行當事亦見爲當行而不肯力行國家無事旣以
因循而不行有事又以張皇而不及行農旣疲於養
兵而不耕兵又恥於爲農而不耕謂見效遲在三年
之後而三年後復然謂大利遲在十年之後而十年
後復然譬之富人衣珠而餓死豈不惜哉元末年東
南有梗始思虞文靖之言倣其意設海口萬戶業已
無及乞張士誠貸米數百斛反覆告急僅乃得之而
終無救於亡矣可不寒心先臣徐貞明曾以尙寶專

理此役而事出創議難與慮始且欲以一身兼禹稷
之任大開河工復井田之遺省東南之運語近迂闊
會忌者而止乃其意不可磨也今潞水客談及治田
存稿具在任事之難令人追恨無已今特勢迫矣過
此不行更無行時伏乞明天子照臨於上賢公卿百
執事主持於下各舉所知人善任更祈勅下戶部
酌議委妥轉行所司着實舉行勿徇故事勿急速效
勿憚事始勿撓事終載入考成一切有司首課農政
田野不治卽畀能高等亦註考下下其有不習者孳

孳求講務期曉暢躬自勸相單騎巡行阡陌問民疾
苦不得勞民煩費無益民功小有嫌怨臣等力爲主
張追試有成效破格超遷永着爲令庶幾小墾小利
大墾大利小利在地關而民聚民聚則墾者愈多大
利在粟賤而民饒民饒則墾者愈易生聚漸繁和糴
轉便卽不必省東南之漕而亦不專靠東南之運矣
給事中魏呈濶水利疏臣聞晨者天下之大本也泉
流灌溉所以育五穀也是以山澤通氣天下收其成
功而賜示徵王者因之爭美比者滹沱諸河乾可步

涉東光等淺轉漕若石近京數百里一望赤地假十日不雨哀此勞民多稼少獲何以御歲臣聞雨者天地之和氣霏潤上騰而後雲滂澤解洋溢頃畝是以山居知雨非山之能厭浥也山必有澤燥濕相蒸而變化生高下相感而雨水成夫天下之水自足灌天下之田而每苦於不能用天下之田自足給天下之生而每苦於不能獲周禮曰幽州藪曰獫狁其川河洿其浸菑時冀州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言水澤至沃也國家定鼎於燕用幽冀以爲畿輔負重山

面平陸輿術之利甲于東南若疏其上源自涓滴傳而致之何田不充何漕不裕惟北方不知蓄水聽其自旱自雨自盈自涸而莫之均節故潦蕩則遍地巨浸炎烈則滿眼砂礫一遇饑歲比室如懸民之凋敝極矣昔舜命禹治水至千百年獲其利而考其言曰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也此之謂水政卽農政也漕政也自秦開阡陌廢井田而溝澮之制始湮漢唐而後日受河決之害夫以數丈之河挾五六月之霖霖而無有旁地以停蓄之其潰軼也固宜此潦害

也潦時不收之爲利一或天靳其澤地屯其膏遂致
焦燬而無所措此旱害也夫聖人在上水旱不能爲
之災其時沿河之水無一勺不疏如血脉是以沿河
之地無一畝不化爲膏腴今近畿州縣之間自守令
而上水利河屯等官各有司存矣請勅下撫按分責
所隸監司務以疏濬水土爲事凡地形高窪之勢源
委分合之宜古今通塞之故與夫興作之緩急工程
之多寡一一循行而咨度之然後編冊以獻曰某處
可復爲大渠達於漕河某處可復爲中渠達於大渠

而小渠諭令自開濬也冊已陳矣其力役之費不盡
需之官帑亦不盡需之民間需之官帑者則以付之
罪人操耨鍤而往從之徒計里而杖計丈不然則常
平之積可閒給焉需之民間者因水之所利而用之
利在一井則役一井之民利在一邑則役一邑之民
利在隣邑者隣邑助之利及隣郡者隣郡助之皆官
預爲會計而民不苦於追求則無不趨事之人也趨
事眾則水利廣總其全力旣可以致遠分其餘力井
可以潤稿矣昔管仲之相齊也其說曰聖人之治於

世也其福在水是以自脩封脩界以至於脩制十仞見水不大潦五仞見水不大旱蓋誠急富國而盡地利也曩者月食差度皇上既治歷明時法堯之開天茲雨澤愆期虔禱方應臣愚以為皇上亦當濬川導泉紹舜之闢地誠及此時舉地利而經理之富民不能供貧民之役必轉募田間而窳於耕者得食於工一利也旱則蓄其流澇則宣其溢瘠產化為沃土流民漸次復業二利也水道與田疇相通譬咽喉之氣達於肺臟靡不虛而咸通漕事可以早濟三利也北

地種植既多卽粟米芻蕘俱將輸之天府遠可省額外之徵而近可蠲召買之役四利也原野之間有溝有防高下自成天塹窺關探丸之盜不敢援弓而馳馬五利也夫不費太倉之金錢而坐獲此五利何不可為也要以濬防溝渠之法不獨衛輝真定以南濟寧以北可以漕運計而已天下無不可用之水無不可用水之地如吳起之用水魏也引漳水溉鄴而河內富鄭白之先後用秦也舉雲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而關中沃李冰之爲蜀守也壅水作壩穿二江通

舟楫而諸郡徧溉今遺迹具在若乃吳越州郡則引太湖若雲諸溪之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井州西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爲農田他小渠者不可彙紀也第舉之有序不至或興或廢委爲不急之務則無地不耕無人不屯水之爲利當與天澤上下同流矣傳曰兩者水氣之所化然則水利脩又所以致雨之術也臣泐學寡識敢因霖雨而效微忠若此

近畿水利昔何承矩建議于宋於河北諸州興建水

利發戍兵萬八千人開泊種稻民賴其利卽今河間保定淀泊之區也虞集建議於元謂京東瀕海之地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者授以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時善其言而莫能行至正間丞相脫脫復議西自西山南自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

及遷民鎮召募江南民師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牛種卽虞集之議也時天下已亂欲行已晚危素爲大農墾田於雄霸二州相地授畧雜除荊棘關田幾千萬畝以補漕運之缺夫固本足用不行於平日而僅行於衰亡之時此元人之失策也萬厯庚子保定巡撫汪應蛟海濱屯田有效疏天津葛沽一帶地從來斥鹵不耕種臣謂以閩浙治地之法行之未必不可爲稻田今春買牛制器開渠築堤葛沽白塘三處耕種五千餘畝內水稻畝收四五石

種葛荳者得水灌漸亦畝收一二石惟旱稻以鹹立槁始信閩浙之法可行於北海而斥鹵可變爲膏腴也天津爲神京牖戶開府設鎮其地益重見在水陸兩營兵四千人歲費餉六萬四千餘兩俱加派民間若盡依今法爲之開渠以通蓄洩築堤以防水澇每千頃各致穀三十萬石以七千頃計之可得穀二百萬石非獨天津之餉取給而省司農之轉饋無不可者且地在三岔河海潮上溢可以灌溉白塘地無糧差白塘以上爲靜海縣糧差每畝一分八釐民願貢

則給價不願則給種於民情無拂請以防海官軍用
之於海濱墾地每歲開渠築堤可成田數百頃一面
召募居民承領數年之後荒田漸闢各軍兵且屯且
守民間可省養兵之費重地永資保障之安矣

天啓中屯田都御史董應舉疏臣近到天津歷何家
圈白塘口雙港辛莊羊馬頭大人莊鹹水沽泥沽葛
沽見汪司農往日開河舊蹟猶存可作水田甚多荒
廢不久闢之甚易一畝農工止用八錢可得粟三石
三斗久荒者畝用農工一兩其挑濬舊河爲力不多

只須挑濬數尺明年萬石之糧可必也按天津水田
議之者科臣解學龍也前董應舉所開四當口及雙
白二港又同知盧觀象所開何家圈皆得米萬石轉
餉關門此亦曩行水利之明效也後盡汗萊矣

嘉靖三年大理卿鄭岳言臣勘事陝西道經畿內河
南見太行西倚潼關東繞懷衛北及燕冀水皆東注
南入於海盧易滹沱琉璃漳洛衛沁洛瀍其大也宜
合瀕水開田築堤鑿渠平疇無水者量濬畝澮或爲
陂塘下通水泉上蓋雨潦數年之後比爲沃壤矣此

經國至計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

古時西北水利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以富秦開鄴國渠溉易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強漢文翁溉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此前人與水利於西北之明效也

限田

崇禎庚辰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田一品官田十頃屋百間二品官田九頃屋九十間以是爲差逾限者房屋入官變價充餉田地入官爲公田有旨下部議禮部侍郎蔣德璟出揭駁之謂限田起於井田三代時有井田故田可限也自秦而後經界廢矣漢董仲舒始建議限田李翱元稹林勳皆祖其說非不雅志三代爲抑富扶弱之圖然皆不見用惟漢王莽宋王安石賈似道三人力任爲必可行而皆以擾民致亂似道至首捐已田萬畝爲倡其法益峻其禍益酷由

此思之法非不善而井田既湮勢固不能行也說者謂開創之初戶田稀少土地荒曠田尚可限故唐太宗嘗行之而未幾亦廢洪武初北方府縣近城荒地召人開墾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仍免雜泛差徭又令北平山陝及江北等處民間田土儘力開墾不許起科甚且給以牛種田器不惟不限且恐其不能田大哉神謨卓冠千古惟令履畝丈量爲魚鱗圖冊而嚴詭寄投充之禁則雖不言限田而限田之法亦行其中矣胡公世寧言立國者不於平定

之初復古授田之制中葉而後安懷成俗而云均田田未易均也其說是矣然平定之初卽欲計畝授田如三代制而不封建不井田總不能久況中葉之後乎鄧徵君元錫謂有三難何者守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莫慮經久一難也豪強兼并謗讟朋興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必寄於吏胥上下其手豪右售賕貧弱抑勒名曰均田實滋弊孔故王莽王安石賈似道行之而亂皆生今復古之過也今欲足兵食莫如務農欲務農莫如貴粟惟在遵守國初重農諸款

行之如北平山陝河南江北諸處聽民盡力開墾三年不起科及課植桑棗脩治農田水利令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桑棗爲殿最如此庶民勸於耕而粟有三年六年之積以漸致太平倘亦揀時之急務乎
蘆田

計曹條議曰議者欲清南京太僕寺所隸草場地六十萬頃出佃價一兩使此法能行則可得銀六千萬利莫大焉然而不能也自馬草均派于田畝民間已忘其事故江北尙有名目而其田本賤值不過數錢

豈能頓增一兩江南田貴易增而竟莫可辨析苟欲徵其價必至攤派此教之亂也愚以爲蘆洲一項可以此意行之今沿江一帶田之利微洲之利重故洲必歸於豪勢兩豪相爭累年不止且甚至逞戈結營白日殺人而官不敢問祇以不煩佃價辦課輕微而影射易滋故不惜身命而爭之耳今得爲之令曰某處某洲若干畝每畝納價若干不論業主他戶能納者聽既納之後永爲世業舊業主不得爭民縱出佃價其利尙浮於田必爭先而納舊業主家能辦者唯

恐失其利亦必競納不煩催督而可以得無限之資
原其本始皆由白佃未爲奪其所有既納之後永無
相爭之端續有新增亦必遵此不得以水影微課先
佃爲辭利減事平爭端少息亦致治之權也計蘆政
分司所轄見爲畝三百三萬三千九百二十四如往
年少試於如臯等處每畝納四五錢不等民無不樂
從則分等量入亦不下百六七十萬可坐而致也若
能命一幹官嚴爲丈量度其隱蔽不啻一倍上而川
蜀亦可做行數百萬之利在一使者得人耳事集民

樂又何患焉

預備倉

備荒之政莫善於預備倉成化中敕布按二司言洪
武中州縣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備旱澇爲民賴
也比久廢弛爾等督同各府州縣正官將原設四倉
覈實覓在儲蓄有無多寡之數仍儘各處在官贖贖
金續糴粟備之有不敷聽於存留糧內借撥或於各
里中戶內勸助以充其看守倉者於附近里分僉
殷實有行止者主之有通同官吏實收虛放爲侵盜

者論如律都司督同衛所正官於衛所地分置倉亦如之後都御史林俊題定預備倉所儲粟務三年積足周一歲之食而後已大都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里積粟五萬石官儲中程者爲稱職不及三分而上罰有差少六分課殿而給事中吳世忠言積貯之名歷代不一而常平義倉獨存於後世自臣觀之莫善於常平莫不善於義倉義倉之法凶年則散之豐年則斂之其初未嘗不善也然官與民借貸其弊易生方其貸也寄之於里胥而詐冒之名多迨其償也責

之於里胥而徵求之弊作及其弊也里胥必詐與貧民通而詐爲詭詞貧民必甘與里胥市而覲爲滅迹前者獲利後者效尤將斂散之粟與存者無幾矣其又弊有借止一石或償至十數石而不足借止一年或徵至十數年而未休下戶細民有寧賣子女甘流徙而不肯償者廩之門見官吏之面者以故粟竭於官有出而無入約爽於民有貸而無還其勢必盡廢而後已此義倉之弊也常平則不然豐年穀賤則增價而糴以爲備凶年穀貴則減價而糴以濟饑願糴

者與之而無所強願糶者受之而無所迫其利常周
而其本不仆故公私兩便今宜因義倉之舊更以常
平之法量民數多寡以貯粟酌道里近遠以立倉每
豐而糶委之於富民而計其數時凶而糶臨之以廉
吏而主其衡糶不出一人人不過一石而又善爲之
處嚴爲之法使所糶皆貧民而富者無所侵焉斯可
矣或曰義倉之行饑者可徒手而得粟常平之設必
轉貸糶本而粟始可得也其轉貸之際安知富人之
不留難而徵取之時又安知富人之不侵漁乎臣應

之曰天下無不弊之法爲治者但當酌其弊之輕重
而審處之常平立於漢義倉立於隋而用常平者常
多用義倉者常寡常平每廢而猶存義倉隨起而卽
廢至於宋常平特置提舉之官而義倉無聞焉亦足
明其法之善矣

林希元救荒叢言臣聞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曰審
戶難救荒有二便曰極貧之民便賑米曰次貧之民
便賑錢曰稍貧之民便轉貸救荒有六急曰垂死貧
民急饘粥曰疫病貧民急醫藥曰病起貧民急湯米

曰既死貧民急募瘞曰遺棄小兒急收養曰輕重繫
因急寬恤救荒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曰興工役
以助賑曰借牛種以通變救荒有六禁曰禁侵漁曰
禁攘盜曰禁遏糴曰禁抑價曰禁宰牛曰禁度僧救
荒有二戒曰戒遲緩曰戒拘文曰戒遣使其綱有六
其目二十有三備開於後編次以進總曰救荒叢言
是皆往哲成規昔賢遺論臣嘗斟酌損益或已行而
有效或欲行而未得或得行而未及謂可施於今日
者也若夫恐懼修省降詔求言蠲租稅以紓民困散

居積以厚黎元皆人主救荒所當行則陛下已先得
之不容臣言也至於賣軍職賣監生賣吏典乃不得
已救急之事非盛世所當行則大臣已先言之不待
臣言也陛下倘不以臣言為愚拙為迂疎乞勅部院
詳議可否即賜施行

潘潢積穀議查得該戶部奏行天下府州縣官各
照里社積穀備荒立格勸懲不為不密但如每一小
縣十里之地三年之間不問貧富豐凶概令積穀萬
五千石限數既多責效太速以致中才剝削取盈貧

夫因緣爲利往往歲未及饑民已坐斃及遇凶荒公私俱竭爲困愈甚臣聞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與其聚民脂膏以實倉儲孰與盡力溝洫以興水利昔宋儒朱子賑濟浙東所至原野極自蕭條惟見有陂塘處田苗蔚茂無異豐歲於是益歎水利不可不修謂使逐村逐保各治陂塘民間可永無流離餓殍之患國家可永無蠲減糶濟之費此則救荒不如講水利明效大驗之可見者合無本部備行都察院轉行各處御史申明憲綱嚴督所屬

凡境內應有圩岸壩堰坍缺陂塘溝渠壅塞務要趁時脩築堅完疏濬流通以備旱澇毋致失時有傷禾稼及因而擾害於民每季終預將疏築完壞備細緣由開報御史及總督水利官員不時巡歷勘驗如有申報不實及壞久不脩脩不完固或因而害民者並爲不職從實按勘施行遇該考滿務查水利無壞方許起送有能爲民興利如白起漑鄴鄭國開渠之利者且奏不次擢用該管官員亦照所轄完壞多寡分數定註賢否一體旌別其人分紙價贖非贓罰銀錢

香錢引契魚鹽茶酒等稅不係解部者悉如御史王
重賢等所言盡數糴穀入倉備賑不許分外分毫科
罰侵尅庶幾藏富於民因地之利雖有旱乾水溢民
無菜色管子所謂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者
用此道矣

宋朱熹曾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
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小歉則蠲其
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
間及以原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

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
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熹又嘗言於上曰臣嘗摹得
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
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鑒

洪武間湖廣孝感縣言民饑請發預備倉糧以貸乏
者太祖謂戶部臣曰朕嘗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者民
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以濟急民也若歲荒民饑
必候奏請道途往返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卽論
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

奏聞著為令

本計

明鄧元錫日記載家言高皇帝方定金陵時諭太史令基起居注禮言今軍興四方民生苦甚吾欲舒其力且奈何基禱對曰師行必齎糧食上存此心幸甚然天下未底定紓民力宜未易及也上曰不然紓民力在均節財用在制常賦國家愛養生民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荷培克以股之雖慈父不能得之其子君安能得之民乎今當定賦節用崇本而抑末庶民

力少有紓乎基禱頓首曰臣等愚所不及此仁政之本也永樂初湖廣夏稅至後期戶部尚書郁新請案府州縣官稽緩罪治之文皇帝不許曰賦入但無失經制而可矣耕種有先後地里有遠近何可槩必任官牧民當察其難易而悉其情一主於利民苟罪其官必急責於民吾民殘矣其勿問洪熙初昭皇帝諭工部言古土貢隨地產不强其所無比年丹漆石青之類槩下郡縣徵郡縣迫小民鳩金幣轉買價騰踴百倍朝廷得不十一而民費以千百何痛也自今於

出產地計直市毋驟派毒吾民嗚呼聖神之計慮深矣

給事中吳執御理財必本經術疏臣靜觀今日國勢民情無如理財爲急今諸臣爲苟且之計者無不謂此時多事勢不得不出於權宜臣耳目孤陋不能遠引唐虞三代請舉祖宗朝多事者一折之可乎臣攷永樂初年承廢弛之後府庫空虛一時賜賚功臣大封親藩而又招集諸儒編輯大典未幾而有安南之役有營建京兆宮殿之役費以萬萬計而戶臣夏原

吉殫力經營未嘗告乏豈今日之多事有踰是乎今諸臣爲權宜之說者又無不謂此時民窮財盡勢不得不出於苟且臣竊謂天下之民未嘗窮而天下之財未嘗盡也惟主計者自爲窮之盡之之計剗肉醫瘡去皮附毛令比屋脊脊嗷嗷府事之所以日虛泉流之所以日竭也臣耳目孤陋亦不能遠引唐虞三代請以幼學所聞質之祖宗已行故事與諸臣一商確可乎聞之仲尼曰生財曰節用此兩言者已畧盡理財大端矣屯政鹽法生財之大者諸臣業已言之

皇上業已行之臣故無容贅臣考祖宗時有曾泉者
爲汜水縣典史也涖事已勤然督農事稽女工時歷
鄉村率民墾荒田以恢穀麥伐林木以贍財貨無牛
具無紡織具者皆設處借之行之三年官有積貯民
無窮乏以其羨餘造船以備備運夫官至典史微矣
殫心殷阜有殷阜之效如自典史以上何官不可倣
此以自效乎陳壽之之巡撫延綏也開邊耕耘架梁
採木不期月省費二十七萬葉盛之巡撫宣府也修
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積糧以其餘歲補戰馬一千

八百餘匹修屯堡七百餘所此兩臣者治兵并不稱
雄而其理財又如此凡爲巡撫者若邊若腹獨不可
倣此以自效乎至劉大夏之治淮鳳民饑奏裁光祿
供辦也歲省費銀錢八十餘萬趙璜因正德中歲派
料價過濫遂取弘治前成例而裁之也所省歲費亦
不下數萬夫國家之經費有限而漏卮影沒漸生其
中主計者苟留心撙節此二者非其標的乎蓋泉流
之通於天下也與天地並行不息而無一塵一忽不
灌輸於斯民者故巡撫以下典史以上無一臣非皇

上保民之人卽無一臣非皇上理財之人爲計臣者當大宏經術以急濟時艱爲生爲節務與諸臣實實求所以補救之方臣愚謂大約以固本厚基爲至計以酌虛劑盈爲權宜臣知九州之大四海之廣皆環拱以作皇上外府定無有憂不足者矣若夫加派捐助搜括者竊不能無議焉加派一節皇上原以不得已之心而姑行之其停止近或在一年之外遠或在三年之中似可無言然必不可不卽停上者近畿保河六府之加也臣觀太祖高皇帝開基建業鎮江寧

國諸府爲京師翼都故屢行蠲恤其曰子孫百世何可忘江左之民蓋注意邦畿如此其重哉保河六府又奕世爲皇上拱神京者也其地多沙磧原與南上不同矧年來多故哀鴻之歎十室九空此二十二萬餘者加之原無益於山岳減之又何損於涓埃哉其餘省直皇上與計臣預定年限庶百姓知息肩有期而幽遐之歡聲雷動矣至捐助搜括二者尤難爲訓夫臣子媚茲有心一芹一曝皆思上獻則捐助何獨爲非竊謂人臣但能奉公守法約已裕民而以區區

古者考其日... 卷三十六
五
爲忠愛恐不教之偷者鮮矣搜括原有款項豈爲橫
取竊謂郡縣之間當留有餘以防不足矧正賦未完
搜括先到此果足以療度支之饑否熙朝之世寧堪
受此名乎考洪武三年戶部請論蘇州守臣逋稅罪
高皇帝云蘇州積欠兩年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
之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
可得矣又朱英總制兩廣府藏頗充有勸以羨餘進
者英曰王者藏富於郡縣苟羨餘一進他日餉匱奚
從取給盛世君臣無一念不爲斯民計亦無一念不

爲先事計此真可作今日良藥矧皇上懲貪禁墨之
令無日不下而有司不肖或借捐括以爲辭倘賜罷
之諸凡郡縣誰敢不洗腸濯胃以自干斧鉞乎今天
下邊腹多虞臣亦具知但以天地財源無一不輸於
民故理財自理民始民裕而財自阜財阜而賦自足
不然皇上試問諸臣今秦晉問何以不責其輸正賦
且欲請賑請餉了無屬厭之日乎臣觀計臣清強儘
足辦事而在廷多忠智之佐伏乞皇上下臣言敕諸
臣共殫虛心叅酌如有一得之愚亟賜採擇施行

御史吳履中論加派疏近日者議增加派矣皇上惓
惓於開節大計以賦加民困爲念真經國之深慮愛
民之至仁也卽向來急催科嚴叅罰開事例裁額欸
皆不得已而爲之臣下遂以其心全用於此百姓遂
以皇上所急專在乎此而德意幾不見於天下矣國
家歲入計一千四百六十餘萬而遼餉五百萬不與
焉捐助贖事例等項鹽課稅額所增復不下數百
萬而尚不足則安能於天下之外再得一天下之物
力以取其盈乎臣謂財之生數至此已極自有遼事

以來取諸民者已溢於制而魏忠賢搜括之術復無
所不至以至今日直皮骨俱盡之時不惟加派不可
行而催科更當緩不惟開之苦於無術而節之尤病
其失經如青衿優免歲不過十數銖然培養士氣賴
此一綫而併去之何以爲勸士之藉皂快工食猶官
之有祿乃以養廉而併裁之彼安能裹糧奉公而不
至橫視百姓也凡爲此者皆權宜苟且之計非盛世
所宜有臣意此時非中國得意之秋雖衛霍將兵未
能窮追遠討以倖成功但宜爲固守計蓄積糧草訓

練士卒伺察邊情嚴烽火整器械謹斥候以備之兵
精則不必務多餉省則不憂財匱昔勾踐之治吳曰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皇上春秋鼎盛如日方昇長駕
遠馭久道成治何必計旦夕之功竭天下之力以事
一隅萬一民窮財盡外患未寧內盜蜂起何以處之
莫若甦息民力固結人心以爲久安長治之圖進取
恢復之本此兵事民生有強弱枯榮之勢未必非天
心所軫結以冀皇上憬悟者也

崇禎八年御史鄧啓隆民害未除疏臣聞趙宣子舉

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左雄薦周舉爲尚
書舉卽劾雄不應選貪汚若今戶部尚書侯恂舉臣
者也臣爲國忘私不後古人寧敢三緘請悉數其罪
可乎大學稱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夫子三千
之徒其鳴鼓而攻者惟有冉求聚斂孟子稱三王巡
狩惟培克在位則有讓從古聖賢惡言利之人如此
其至也自流賊發難以來於今六年而無如客冬今
春之烈所至之處民無不望風相迎甚有望其來而
恐不來者何以故則困於徵斂與其饑死不如盜死

計秦晉楚豫鳳廬之焚戮寧啻萬萬此萬萬之命誰
殺之恂殺之也罪一也流寇平日之垂涎在淮揚金
陵耳鳳陽之洞察賊亦稔知無奈方圍潁州而鳳之
窮民遠幾百里相邀具以冊授賊某家富厚某處無
兵於是賊遂擁眾焚劫震動祖陵試問誰使發祥重
地一旦化作煨燼恂釀之也罪二也祖陵既震感愴
聖懷在外諸臣方勤于楨計招撫薄海內外延頸企
踵仰應宥之詔合而恂且劾江浙吳楚各撫按住俸
帶罪使扶杖觀聽之老幼僉訝寬恤之日何有此督

責之嚴盛典爲之不光罪三也人才者天地之所鍾
毓祖宗之所培植得之甚艱摧之甚易今海內科甲
強半守令幼之所學壯之所行誰肯不以撫字爲政
者而恂不論地方不分豐歉嚴立參罰或前官之拖
欠累及後官或地方之瘠疲累及守令有七八年不
得行取者有降至二三十級者於是卽有馴雉集鳳
之賢不得不此爲碩鼠猛虎之毒使海內之人才壞
於參罰之苛酷罪四也語曰利不百不變法又曰知
者作法愚者制焉晉龐尚通博攷精通袁世振講求

嘉慶二十六年
卷三十六
鹽法十年方奉特遣清理故變法而信從恂不學無術妄意紛更不規疏理之舊懸定取盈之額舊票銷至十年遼寧兩項俱增紙上之虛易填庫中之實難輸商人愁怨載道司計蠶盛求脫猶自詫曰寬其積逋導其壅滯將誰欺乎罪五也皇上所嚴禁者賄賂也內外諸臣無不洗心滌慮恂陽假放成陰規厚利考滿要無察罰考選要無察罰省直錢糧那緩就急或已解司府而未到者或止欠二三十兩者差役賈文入京道阻且長往返維艱不得不稱貸湊補又欲

題開復竣事不得不稱貸備禮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也罪六也其他剝青衿廩餼減有司公費刻核太甚又其餘矣此等臣立朝一日則釀亂一日一時則釀亂一時今皇上明正典刑列其罪狀布告天下流寇聞之有不投戈解散百姓聞之有不呼慶更生臣不信也

崇禎十三年刑科給事中孫承澤劾軍前私派疏邇因寇禍益深皇上特遣閣臣楊嗣昌秉鉞躬勦凡徵兵索餉之事內呼如雨司農臣初應之以新餉繼應

之以勦餉再應之以練餉惟恐須臾稍緩無以慰任
事之心且有以開卸事之口蓋已竭閭閻之膏血惟
命是聽矣然孰知軍前之需取之部額者有限而私
派之地方者正無紀極也憶臣待罪縣令時條奉一
文取豆米幾千石草幾千束運至某營交納矣條奉
一文買健騾若干頭布袋若干條送至某營交納矣
條奉一文製銅鍋若干口買戰馬若干匹送至某營
交納矣並不言動支何項錢糧後日作何銷算惟曰
遲悞則以軍法從事耳州縣之吏凜凜恐後間有借

支正餉以救目前之急者然派之里下者則比比矣
是以私派多於正賦民不堪命怨聲四起而行間之
臣止計目前不計遠大於是綿延數省無一寧宇使
從賊者無復還鄉之望爲民者徒爲溝壑之填歲卽
豐稔萬亦難當况今值此百年未有之荒災也臣見
我皇上念切痼瘼每於部請加派之際不知幾爲斟酌
豈意部中之加派皇上得而斟酌之而軍前不時
之私派未行題明不奉部檄不知凡幾烏可置而不
問也近日閩部軍前派徵益厲甚至小縣有派米稻

三千石黑豆二千石粟米二千石者計價不下二萬餘此果勦餉乎練餉乎是驅民而爲賊也何日平賊之有伏望聖明嚴諭軍前之需俱照部中撥定分數卽有不足不妨明白奏請不許私行徵派使將士戀餉玩寇以重小民之困至於誓師已久救寧無期宜文武諸臣認定限期仰遵明旨務期努力殲盡斷無留賊尙至十四年之理不然露布徒聞賊勢益熾將見軍實日墮民怨愈深竟於封疆何如也奉旨奏內私派米豆價不下一萬餘金小縣何縣奉何衙門私

徵着孫承澤指實奏來該部知道

又疏臣見邇來民生日蹙所在騷然大江以北幾無寧宇人止知歸咎於天行之災沴也又歸咎於部派之繁重也而不知軍前之橫徵苛派其害更甚臣頃具民力久困一疏蒙皇上令臣指實具奏請卽以江北言之臣督餉其地兵燹荒殘之景目所親擊近聞鳳滁所屬坐派不一卽小縣如全椒來安等處先後各派米豆亦至七千餘石蝗旱之後價值騰貴計費不下二萬餘兩檄文一至官吏攢眉蹙額小民魚驚

獸駭真不啻身在湯火中者一處如此他處可知臣職司耳目敢不據實入告以爲百姓請命哉至於督理勦餉原有部臣或係徑行或係轉奉閣部楊嗣昌之命望皇上勅江北按臣一察卽明仍力爲殫飭以甦民困者也嗟夫小民竭力以養兵兵貪餉而玩賊究之賊不能一殲而立盡而民復轉迫而爲賊上下相蒙日復一日何所底止臣亦惟望皇上嚴令行間諸臣速圖勦蕩以救民於水火而已

崇禎十七年給事中光時亨言更新疏竊臣見給

事中孫承澤疏內有求皇上下罪已之詔一欵言極切直此誠今日轉亂爲治第一要務也以古帝王之盛猶凜於四海之困窮責夫省躬之六事故罪已而興蓋勃焉三代而後惟漢詔最著蓋漢承秦弊事必更始故其諸所詔令迄今讀之猶可想見當日規模鴻遠今陛下聖明天縱亦何罪之與有臣以爲繇於有悞陛下者其罪實不容不論或人已往而是非宜明或人見存而賞罰宜當臣敢謬爲縷指之孰爲練餉之加以致民竭夫膏髓兵亂於抽募者乎孰爲撫

寇之說以致恣遍乎中原人習爲媚賊者乎孰爲歎
敵之議以致邊臣因而懈守戰士爲之灰心者乎孰
催戰松錦以致八鎮精銳盡喪荒原遂貽寧遠孤注
之憂斷關門犄角之勢者乎孰鑿挖河堤以致汴城
億萬化爲魚鼈反開冒功倖賞之門爲親藩避地之
始者乎孰謂制科可廢以致鎮帥跋扈譁卒生心卽
今武弁紛紛薦文臣糾文臣救文臣仍踵其故智無
所不至者乎孰爲加等之律以至刑名日濫善類摧
殘卽今明詔煌煌議清獄議停刑議貫罪猶倖難挽

回恩膏未遍者乎此輩奸深啓釁苛刻相因附其熱
者有立然之死灰逢其螫者無不投之陷非甚至尤
而效之使風憲大臣傳殺人媚人之衣鉢以遍肆蜂
蠆竄伏逆案逞如鬼如蜮之伎倆以遙制朝權陰險
足以招外寇慘毒足以兆干戈結轡足以生疫癘垂
悖足以致天變反覆足以長小人當其時或亦有小
忠小信小功小利以互相歆動而不知其騙官市蔭
者巧於鬻封疆提線護法者善於竊威福以致財盡
民窮神怒人怨皆此輩日漸月累之所爲陛下試一

回思十六年來誤國諸奸慝慝如睹伏乞聖明立詢
廷臣詳開姓名欽定一案大誥中外使曉然知禍亂
所自起諸奸之罪案明而陛下之聖德益彰明綸所
布凡深谷窮黎必感而泣美兵赤子必悔而返以有
唐奉天一詔猶能動人若彼何況英謀睿斷迥出尋
常萬萬者乎從來是非不兩立賞罰必並舉陛下先
行此擊奸誅亂以杜後起之僉王旋及於搜滯振幽
以收矢志之豪傑所謂四罪而天下咸服舉逸民而
天下歸心其此之謂矣夫遏亂有大勢允有大機機

之所在不可失也

古香齋寶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三十六

皇朝通志卷三十六

順德梁振藻初校
南海孔昭燊再校
南海孔昭燊三校



